

漪香山館文集

孝胥署檢

文漪香山館文集

茅盾

商務印書館出版

馬氏文通

二冊 一元五角

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一冊 一元五角

共和國教科書文字源流

一冊 紙面四角 布面三角

教育部審定中等國文典

一冊 一元

教育部審定師範國文典

一冊 六角

漢文典

二冊 大本一元 小本八角

師範學校中國文典

一冊 二角五分

庚戌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十月四版

（漪香山館文集一冊）

（連史紙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編纂者 閔侯吳曾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自序

一代之興。其獲與於文章之事者。率不過數十人。其公然誦於人口。久而不厭者。不過數人而止。而此數人者。人或數篇。或十餘篇。抑其人本有功名事業。可見牽綴而獲存者。不在此數也。蓋其難也如此。豈不以傳世之業。造物之珍貴。祕惜。靳不以與人。比之王侯卿相。反爲過之。術不殊衆。而僥倖於百世後不可知之名。不謂之大惑不解而不可也。然人情於尋常玩好之物。每愛之不忍釋手。況其嘗敝心力而爲之者。吾身未死。而已見其煙銷火滅。蕩爲灰塵。此其爲私心之所悼歎。又當何如耶。余生性懦拙。於世事鮮所通曉。又不狎於羣居喜好之習。獨於文章一道。偶一偏嗜。及之。方其年少氣盛。提筆四顧。視古人所詣。幾若可以應念而至。泊乎汲汲顧景。老境垂屆。窮力盡智。而瞠然自覺其不逮。始知天下事履之而後艱者。斯言不我欺也。過茲以往。神思日減。謂復能捐棄故技。以希乎尺寸之獲。此亦不可必得之數矣。友人高夢旦憫其老而無聞。欲爲刊其前後所作。余甚感其意。而爲之遷延不決者累年。

譬之醜婦見人。神志多沮。勢使然也。客有尤之曰。凡人功力所至。終不可掩而得。公今者縱不以一字示人。人亦斷不至疑爲韓歐之亞。余聞之啞然大笑。而無說以難之。因取篋中舊稿。幸不在散失之列。而自以意去其尤不合者。尙可得數十餘篇。都爲一集。以付手民。想海內二三知己。必有屬望尙殷。而歎其所業之止於是。但使數十年後。尙有人指其一字一句。而疵摘其紕繆者。已於我生爲幸多矣。然亦大不易言也。宣統二年六月侯官吳曾祺

漪香山館文集目錄

荀彧論

平津侯論

魏相丙吉合論

秦論一

秦論二

王商論

管仲論

二疏論

衛霍論一

衛霍論二

江總姚察傳論

傅綽傳論

劉晏論

蘇屬相張博望論

說文暘不生也說

說文賢多才也說

說文衣象覆二人之形說

說文圓天體也圓規也圓圖全也說

讀史謬言

國語韋解補正序

戰國策補注序

初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序

高等小學中國歷史讀本序

涵芬樓古今文鈔序

古今文範初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古今文範二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古今文範三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古今文範四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古今文範五集序

原名中學國文教科書

書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後

重脩泰甯朱子祠記

病鄉記

外舅楊洵若先生家傳

楮生傳

贈高嘯桐序

送高嘯桐之淞江序

送鄭蘇龕之遼陽序

虞臣先生七十壽言

少永叔父六十壽序

陳母闕宜人六十壽言

黃孟脩墓誌銘

劉君小村墓誌銘

逸箴

編箴

矜箴

易箴

墨壺銘

陳潔如誄

吳穀生誄

代

高嘯桐誄

祭何伯希先生文

祭鄭虞臣先生文

祭高嘯桐文

祭郭遠堂先生文

代

祭亡弟少棗文

附文體芻言

漪香山館文集

侯官吳曾祺著

荀彧論

荀彧智士也。魏之有天下。彧有力焉。方漢室大亂。曹操處諸將中。力孤勢寡。彧獨相隨於崎嶇險阻之交。卒贊大計。泊夫羣雄就殲。四海略定。操於此時。無復人臣之分。雖庸夫。豈子舉策其必然。彧方欲望以忠貞之誠。退讓之節。嗚呼。何其左歟。豈見有所不逮。抑冀以區區之身。而卜後世之尙可愚也。方彧去袁紹而從操。操一見器之。曰。吾子房也。操之言。隱然高祖之事矣。操之不臣。自其舉事之始而已可知也。彧既奉一身以事操。凡其功名富貴。悉於操乎取之。恩義至重。勢不得以自外。夫不審於大義未定之日。而後乃規之以自脫。不爲於吾身自由之日。而卒乃殉之以圖全。彧之失計。未有越於此者也。吾獨以謂古來英特瑰偉之士。負不世之大略。恆翹然不能以自匿。而必欲有所託以售其奇。幸得其人。而其中已有不暇擇彼固謂吾身可惜。而悼智力之不共。見於天下也。是故竭智畢能。盡其所至。而後已。而爲之主者。因

得中其所願。以售其欺。窺其所忌。以效其術。方其翕然相投。亦庶幾於曠代之一遇。乃至事業一建。志得願遂。自非苟賤無恥亦孰不愛此區區之名。而方強之以冒天下之不韙。夫固情有所不願。意向歧於前。猜嫌起於後。操之圖彀。不待再計決矣。而尙望其一日之容哉。然後知向所詫爲非常之遇者。乃所謂納之坎陷之中。而速之死也。天下事見爲利者受其害。習爲安者被其危。夫其私心耿耿。而不自廢於志業之途。其用情固亦無惡於人世。而足以爲患禍者。乃與聲色貨利溺而斃者等。可不哀乎。是以古之聖賢。功有所不就。業有所不居。卒卑其身。以宿於無用。方其持已太峻。亦似乎迂緩拘閼而不協於機。然遂能全其生平。而常無狼狽顛躓之失者。知之也明。而執之也固。夫固無得而縻之也。不然。胡獨邈然若迄無意於世也哉。士大夫處亂世。事非其人。最下則有傅亮。沈約之譏。稍賢又有荀彧。劉穆之之禍。是故出處之道。君子慎之。

平津侯論

古之用相者。欲其尊。今之用相者。欲其卑。古之用相者。欲其智。今之用相者。欲其愚。三代之世。公孤師保之臣。其權足以抑損人主之喜怒。有所不可。雖天子之意。不得行於其間。此無他。知天下之大。不可以一人任。恆貶嚴抑重。以養其伉直凝固之氣。以求佐其不及。其有不職。以禮退之。不若後世譴呵呼斥以加之也。相之不威自漢始。高祖起布衣。行暴戾以濟大業。君臣之間。皆御將之事。非所以施之相也。文帝優禮大臣。敬憚陳平周勃輩。而袁盎鼓以諛詞。自是以來。言相者始非三代之制。世獨怪平津侯起自草茅之中。裒然爲首輔。其傾諂姦媚。曾婦豎之不若。而不知皆武帝有以使之也。武帝之時。相之權去久矣。國家有大利病。天子獨與一二文學侍從之臣。建議於內。百執事率而行之於外。相不得知其得與廷議。不外與羣司上下其議論。非有所謂平章而執其理也。其視相若贅旆然。苟以榮一夫之身而已。夫然爲臣者。見上之無待於我也。益爲親媚以自附。以求固一日之寵。其又安能不恇怯恐怖。趨趨苟容。僥倖於無事之福哉。不然。當武帝之世。用相至數十人。而其功烈烜赫在。

人耳目間者。始終無一人焉。未必皆其臣之不肖。亦其意向所射。嘗試以悅其易制者。有以使之耳。今觀平津本末。間有發論。亦嘗有意於賢臣之庶幾。一拂人主之意。則立起陳謝。巽懦如此。此不得比之諫臣。遑問相哉。嘗論漢武帝唐太宗皆有出羣之智。超世之才。然而治亂勢殊。賢否理異。抑獨何歟。則以能用人與不能用人已矣。太宗能屈己以就人。武帝則惟屈人以就已。使平津遇太宗。不失爲王珪。使魏徵遇武帝。亦一平津也。何問王珪哉。是故古之人主。知持祿苟賤之人。必不足與共天下。常獎進名節之士。惟夫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得之不喜。失之懼。斯真可以爲天子所倚重。而社稷賴之。爾。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胡廣馮道之流。皆鄙夫之尤。孔子之所謂患得患失者也。當危疑變故之日。在位皆平津輩。亦曰殆而。

魏相丙吉合論

爲相之道。在別人才。達治體。虛心以應天下之務。而不以己與乎其間。若夫博聞強

記輻輳爲用。此侍從之臣備顧問之事。非相職也。昔文帝問陳平刑名錢穀。不知曰有主者。竊謂平非相。而其言則相之言也。自漢以來。魏相丙吉相繼。號爲賢者。然二子者。於爲相之道。均有所未聞焉。史稱相常使吏按取四方事。每怪異者。郡邑未上。輒以聞。吉用馭吏言。先條長吏不任事者。以此爲相。溺其職矣。今夫人主者。察於稠人之中。而相立焉。非謂其耳目之遂與人異也。而天下之事。紛糾。謖亂。雖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手講而口畫也。然所恃以莫之欺者。吾之心常足以持其後焉耳。是非可否者。莫不有一定。不可易存焉。吾持是以往。如立市廛之間。權衡在手。凡物之輕重。莫或逃也。然方其未至。則銖兩之辨。固有不得知者矣。治天下亦然。身不足以周天下之事。而常燭於理智。不足以厯天下之形。而恆洞於情。是以聖賢之道。不逆億於前。不疑慮於後。公平四周。而天下之事舉矣。今二人所爲。不過刺取陰事。條列事端。使之任一州長一邑。足以副精明強幹之稱。惡在其可相也。夫健文之士。使之數典。或困於一日之遺忘。面勢之良。使之運斤。或慙於四支之強力。然人推焉者。

謂不足以累其長也。安有爲相之重。而可以細微委瑣與之者哉。然亦人上者有以啟之之矣。夫人主一身。人思所以中之者衆矣。上舉廉。則敝車羸馬。日見於公卿之門。上舉孝。則割股廬墓。不絕於州郡之報。蓋其時宣帝起民間。自力於爲治。嘗思以英明聳動天下。而二人者。深識其意。厚爲周習。以應咨訪。其所以能終身居位。優禮不衰者。未必不由此也。然而天下之事。恃智力以爲之者。亦鮮不敝矣。予觀宣帝之世。甘露鳳凰之瑞。恣爲欺罔。人人皆知其非。而帝顧不之覺者。其嗜好有以溺之也。藉使當日者。帝問吉。吉有所不及知。亦未爲有損相之事。然而上以此多其臣。臣以此市其上。而後人且莫有議者。夫詡小知者。忽大任。務近取者。昧遠圖。天下未有有餘於此而不足於彼者也。二子之相。亦遂止於是焉。彼之所恃以見者。其道固如是也。

秦論一

古之聖王。所以窺有天下之業。以遺其子孫者。亦旣爲之立法更制。見諸施行。而其

廢而不舉。以自棄其成。則又聖王所無如何也。夫聖王之遺其子孫。迄於是而止。而終不能以無亡。然則聖王之道不幾窮乎哉。而聖王之意。以謂設爲長久之計。舍是而不能有加也。夫以力劫者。力盡則散。以威服者。威窮則離。其未至於盡且窮者。視天下之事。可以惟吾所欲爲。卽不幸而大拂於理。然而受害之處未始見也。及其壅而必潰。則勢如決隄。而尺寸之不可救。後人見其失之之易。以爲子孫之不肖。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不自今日始也。聖王知慮天下者。聰明才力舉不可恃。而盛衰得失之故。亘今古而不能無也。於是深觀於原本之地。悉其所謂維人心者。而肆力焉。其涵煦覆育。惟恐一日之不至。而又爲之詩書之教。禮樂之文。進天下之豪傑。而課之庠序。其於君臣上下之誼。所以相維而相繫者。蓋不啻朝詔而夕示之。夫是以天下之人。家誦其澤。戶歌其德。而相與束縛於大義之內。宜其子孫雖有背戾之行。侈縱之失。苟未至於如桀紂之甚者。而人亦不忍遽亡之。此三代所以長世也。至秦則不然。自孝公變法之後。非斬刈其父兄。卽囚繫其子弟。其於好惡之節。惟己之從。凡